

【有所思】

## 后背上的清凉

□雪樱

这条老街上的摊贩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南腔北调，煎炒烹炸，全都仰仗着附近这所大学的资源。校门口的风光，是烟熏火燎、吆喝不断中的生计，也是掉在地上、走进心坎里的故事。

拨开挨挨挤挤的人群，有家卖炒焖饼的，摊位并不起眼，甚至一眼望过去极易略过。只见一男一女埋头炒菜，后背上冒出个小孩，再定睛打量，是双胞胎，兄弟俩正来回摇摆，嘴里咕嘟着什么，嘻嘻哈哈的样子。不经意间的发现，把路人的视线拉长、变细，搓成一根金色的绳子，与炙烤的烈日融为一体，瞬间燃成一团火焰。

临近暑假，听说要来一批体育生集训，小商贩们立马抢站队形，大多数表面一团和气，私下暗自较着劲儿呢，谁家生意好，都门儿清。比如那家小笼蒸包、千里香馄饨，进入夏季，别人家临近中午才出摊，他们瞅准了商机，每天一大早就出来，待别人出摊他们就收摊。直到上周末出门挪车，我才知道他们就在我们小区租房住，两口子是安徽蚌埠人，四十岁冒头，干活爽利。卖炒焖饼的呢，被挤在了中间位置，好像夹心饼干中间的奶油，不上不下。俩孩子一沾地，就到处乱跑，男人戴着雾霾蓝的油布围裙，一顿呵斥，连恐带吓，根本不起作用。女人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，目光盯着食客的停留，好像在说“来份炒饼吧”，又像在抱怨“这该死的天气”，反正脸上没有笑意，几近大理石雕塑线条般僵硬。

此后，再路过他们的摊位，我就不禁放缓脚步，目光仿佛长出小翅膀，先拍拍双胞胎，再拍拍夫妻俩。双胞胎兄弟未满两岁，个头高，但偏瘦，跑起来像一阵疾风，嗖的不见了人影，哪里人多往哪里钻。与很多双胞胎一样，兄弟俩的长相就像复制粘贴过来似的，外人很难辨认谁是哥哥、谁是弟弟，但这不妨碍人们对他们的喜爱。用腰凳背着孩子做生意，乃权宜之计，求个安全。可是，兄弟俩岂能买账？一个像坐飞机，手舞足蹈；另一个把玩手里的小汽车，爱不释手。

饭点过后，人群渐渐散去，就像海水退潮一般，露出布满油垢的地面、横七竖八的桌椅、一地狼藉的垃圾，等待环卫工过来清理。这个时候，双胞胎被从后背上放下来，一落地就撒丫子乱跑，听见马路中间的汽车鸣笛，也不知道躲。男人跑出去几步，一把揪住孩子的衣领，顺势揽进怀里，扬起大手就是两巴掌，说：“看你还跑吧？”男孩也不哭，停顿片刻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挣脱身子跑了出来，“咯咯咯”笑个不停，却叫人心不忍。

男人转身收拾长条桌子，把剩下的蔬菜和其他食材一股脑

儿倒入炒锅里，颠起翻个滚儿，出锅盛进盘里，准备开饭。两个男孩一下安静下来，男人给这个喂一口，又逮住那个喂一口，就这样左右开弓，他们吃得津津有味。也许是饿过了头，两个孩子开始抢着吃，一口接一口，吃得差不多了，举起奶瓶子就喝，咕嘟咕嘟，像两只小牛犊子，不一会儿肚子就圆了起来，鼓鼓的，一起一伏，叫人嘴角上扬。

不知是饭菜可口，还是大家关照，他们家的炒饼挺受欢迎。听他们的房东说起，小两口来自南方偏僻小城，那里常刮台风，双胞胎是他们的第三胎，老家还有一女一儿，由奶奶带着，女儿已经上学。听到这里，我愣住了。南方、台风、三胎，连缀起一家人的精神版图，足以使人联想到他们的处境。孩子是上天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，接住这个礼物，也意味着要养家糊口，意味着责任与负重。他们把孩子背在身上，一边炒菜、吆喝、招呼顾客，一边哄着、喊着、回应孩子。饼丝、豆芽、辣椒，在炒锅里加热、杂糅，伴着两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，一起向上升腾；红辣椒的气味，离着老远就能闻见，直往眼睛里钻，他们顾不得擦，炉火蹿起老高，抄底翻锅，再一次翻锅，大功告成。汗水打湿了后背，但是后背上的孩子，依然在空中做着小游戏，属于孩子独有的游戏，属于这个夏天的风景，路过的人蹭得一身清凉，懂得的人从此不再抱怨。

这对双胞胎，让我想起以前的五楼邻居。她是大学老师，与我是本家，有一段时间，她用小背篓背着年幼的孩子出门，逢人问起，她笑而不答。事后，她私下告诉我，孩子的脊柱有问题，医生给她佩戴了矫形器，不能抱着，只能背着。她的老家在贵州大山深处，就委托母亲带来小背篓，出门背着孩子，就像小时候下山卖山货那样。说完，她红了眼圈。后背上的孩子，是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。

诗人娜夜说过：幸福，来自每一下，所用的力。多年以后，双胞胎长大了，说不定早已记不得这段后背上的童年时光，但是，他们的人生马拉松中，父母的“每一下用力”，以及被红辣椒辣红眼睛的无声忍受，都将会成为精神的盐，融入他们的骨血和灵魂。

老街上的小商贩迎来送往，就像护城河里的泉水，日夜奔腾，生生不息。也许，炒饼小夫妻很快会换个城市，继续摆摊做生意，他们的迁徙向来如此，漫无目的，有如浮萍。后背上的童年，快点结束；双胞胎兄弟，快点长大。这是我唯一的期盼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）



【浮世绘】

## 老盛的幸福

□明前茶

与莫扎特的听力异于常人一样，同事老盛的嗅觉也异于常人。在退伍前，他当了20年铁道兵，铁路修到哪儿，就卷铺盖迁徙到哪儿。他能闻得出刚运来的枕木来自大兴安岭还是大别山，也能闻得出炊事班买到的花椒是不是来自甘肃武威，他说唯有武威出产的大红袍花椒才像54度的烈酒，别处的花椒，闻起来那股麻香就像散装啤酒一样温吞吞。

那会儿，山中信号很差，电视机屏幕上经常一片雪花，铁道兵的日常娱乐通常是打扑克牌，枯燥的生活让每个人将一把纸牌攥得发毛。而老盛，是把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一本薄书《林中水滴》攥得发毛。这本书是老盛的初恋送他的，初恋后来出国定居了，但这段爱情依旧在老盛的生命中留下痕迹——他的嗅觉，被普里什文完全打开了，“你摘下一颗幼芽，用手指揉碎，可以闻到一股经久不散的白桦、白杨的树脂香味，或是稠李惹人回忆往昔的特殊香味，你会想起，从前爬树去采那乌亮的果实……”一棵白桦同另一棵白桦远远地互相呼唤；一棵年幼的白杨像绿蜡虫似的立在空地上，正为自己寻找一支同样的蜡烛；稠李们彼此伸出抽华吐蕊的枝条。原来，我们人类彼此招呼是用声音，此刻，每一种花木都散发着自己的香味，在招呼彼此。”

老盛的感官从此变得细腻又恢宏，还充满自得其乐的空间感：树是香的，草是香的，蕨叶与苔藓是香的。铁道兵开凿的每一个涵洞、架起的每一座桥梁、路过的所有崇山峻岭，森林与大地都在谱写着复杂的气味交响乐。有的交响乐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甜蜜，里面散发着枸杞、野枣、熟透猕猴桃的“甜而近朽”的气息，还有野蜂巢透出的危险诱惑；有的交响乐像安娜·卡列尼娜的心一样酸涩，木梨、野生山楂还有酸枣，在荆棘丛中发出忘情的召唤；有的交响乐像离家出走的地毯，蘑菇们从落叶丛中冒出，野菊花缀满了山崖，犹如刻苦自励的人别在襟前的徽章。

在筑路之余，老盛采摘各种野果与野生草药，晒干、泡茶，帮战友们调理身体。营房外面阳光如瀑，老盛还砌起土窑，捡拾了堆积如山的松枝和老竹枝来烧窑，煨烧自己手作的土茶碗。土窑点燃后，整个山岗都弥漫着清香。烧出的那些颜色各异的土茶碗都送给了行将复员的战友们。

2002年，老盛复员后经老战友介绍，进了我所在的报社工作，干起了发行。从此，他每天凌晨4点要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新鲜出炉的报纸，这一等就等了足足20年。搞发行是很苦的，冬滴水成冰，要穿两层棉袄，羽绒裤外面还要打上摩托骑士的皮质绑腿；盛夏一丝风都没有，凌晨4点，空气像灼热的液态水泥，老盛头上搭着降温的湿毛巾，挨个查看发行的毛细血管是否畅通。

搞发行就是千万条线穿针眼。第一批运报的大卡车刚装车，老盛在旁边一闻，就能

报出这批报纸的油墨淡了还是浓了。刚分来印刷厂的大学生还不相信，几份报纸一翻，两个人的手都黑乎乎的。老盛说：“空气湿度大了，就要赶紧微调技术参数，不然用墨太多，不仅成本高，还容易把手染黑了，那些一边剥着毛豆一边看报的老人家要埋怨了。”

在城里生活久了，老盛感应到了嗅觉的丢失，临近退休时，他已经闻不出海盐摩卡与榛子摩卡的差别，也闻不出面前这一杯刚用沸水沏出的武夷岩茶是来自“牛栏坑”还是“流香涧”。老盛微微有些沮丧与落寞，因为，这意味着他与大自然的联结开始变得稀薄。他的解决方案很特别：在远郊丘陵间，盘下了一座废弃的水塔，租住20年，开始过他的农夫生活。

每到周末，老盛都会坐地铁坐到尽头，再换郊区公交车抵达水塔，在那周边的荒地上干两天活。这是他让自己退休生活软着陆的方法，也是为了让山野之气清一清肺。他在水塔周围种了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丝瓜，还有披头散发犹如竹林七贤的大包菜。他不在乎包菜被虫子啃成蛛网，坚决不打农药；那些布满孔洞的菜帮子也不会浪费，可以收去喂六只走地鸡；他还养了一头爱吃丝瓜皮与野生枸杞的山羊，山羊的目光深远又清澈，佩有铃铛，是一名看家护院的勇士，当它跑动起来的时候，发出的响动会将前来偷吃山羊的野猪吓退片刻。

在水塔顶端，可以眺望老盛的菜园。去年中秋，老盛在他的水塔餐厅里，用他亲手栽培的果蔬、自己钓来的鱼和小龙虾款待我们。他蒙上眼罩，向我们展示嗅觉的恢复程度：他可以闻出西红柿究竟有几成熟，闻出煮熟的菱角是老还是嫩，闻出面前的山芋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，还是已经晾了三五天。他也闻得出从乡邻那里买来的草木灰，是用小麦还是玉米秸秆烧成的。要是用来做碱水粽子，还是玉米秸秆烧成的草木灰更妙呀。这是他复员20年以来，再次回归一名铁道兵的敏锐感知。

那天，我们在老盛的水塔上感受着阵阵清风，晚风带来草木的芳香潮汐，这些香气的潮汐如同浪头一样，是温热的，让所有人的心被轻轻托举。在这里呆了大半天，我们的鼻息也变得敏锐了，闻得出七里香与薄荷的差别，也闻得出扎染靠垫上的板蓝根香味。饭后，沏上热茶，老盛拿出他珍藏了几十年的《林中水滴》，带着几分醉意，为我们朗读他深爱的片段：“幼芽正在开放，像巧克力的颜色，拖着绿色的尾巴，而在每个绿色的小嘴上挂着一大颗亮晶晶的水珠。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只有水珠和天空在发光：水珠从天空把光取来，在黑暗的森林中将我们照亮。”“我仿佛觉得自己的全身缩小为一个饱含树脂的幼芽，想要迎着那独一无二的、不认识的朋友开放。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我只要等他来，一切妨碍我行动的东西都会像尘烟一样消散了。”

我意识到，老盛的幸福是这个世界的稀缺品。

（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，现供职于扬子晚报）